



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智慧

唐晓敏
著



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智慧

ZHONGGUO CHUANTONG YUWEN JIAOYU ZHIHUI

· 唐晓敏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智慧 / 唐晓敏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598-0479-2

I. ①中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语文教学—教学研究 IV. ①H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195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: 421008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10.375 字数: 250 千字

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3 000 册 定价: 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出版得到『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』经费资助



目 录

引 言 / 1

第一章 学“文”

- 一、“文”与“语” / 11
- 二、“文”的教育价值 / 12
- 三、“文”与文化传承 / 15
- 四、“言”以“文”为基础 / 19

第二章 读经

- 一、私塾史是读经史 / 25
- 二、为何要读经典？ / 29
- 三、经典的当代教育价值 / 33
- 四、经典的“糟粕” / 43
- 五、读经的方法 / 47

第三章 习文言

- 一、艺术化的语言 / 53
- 二、文言文教学的争议 / 58
- 三、文言文教学经验 / 63
- 四、白话课文的得失 / 66
- 五、白话文不一定好懂 / 73

第四章 篇本位

一、“篇本位”的教育 / 81

二、解词教学之失 / 85

第五章 诵读

一、“声音”的价值 / 93

二、背诵 / 101

三、重视“遍数” / 106

四、抄读 / 111

五、理解与记忆 / 116

第六章 识字

一、识字的多种方法 / 131

二、现当代语文的识字问题 / 141

第七章 写字

一、重视写字 / 149

二、一举多得 / 153

三、现当代写字教学的问题 / 155

第八章 诗歌教育

一、家庭读诗 / 161

二、诗歌教育的意义 / 165

三、诗意的语言 / 169

四、诗歌写作 / 173

五、对对子 / 176

第九章 读小说

一、识字读小说 / 187

二、读小说学写作 / 195

三、读小说学汉语 / 199



第十章 作文

- 一、写作教学的成绩 / 207
- 二、读写结合 / 210
- 三、“模仿” / 214
- 四、现当代作文教学问题 / 222
- 五、作文与语文教材 / 231
- 六、科考：文章定终身 / 238

第十一章 尊师

- 一、塾师的水平 / 247
- 二、教学方法问题 / 253

结 语 / 261

参考书目 / 272

- 附录 1 现当代语文教育中的智力浪费 / 278
- 附录 2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语文教育 / 296
- 附录 3 童庆炳语文教育思想述论 / 310

引 言

中国传统语文教育,在本书中指的是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,以及民国时期继承了中国古代教育经验的家塾或私塾教育,同时也包括那一时期采用或借鉴了私塾教学方法的学校语文教育。

“传统语文教育”一语,有不同的含义。有些时候,指的是与“当下”的语文教学改革不同,并成为语文教改对象的语文教育教学方式方法。数十年来,中国语文教育教学有过多改革,每一次改革,都认为本次改革是更科学、更现代的,因而把改革的对象称为“传统教育”“传统教学”。如最近十几年间进行的“第八次课改”,课改首席专家钟启泉就曾发表文章说:“迄今为止,我国在中小学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教学观。传统教学观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,即所谓课堂教学,无非就是传递书本知识,教学的成败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个人能力。”^①钟启泉言及“传统教学观”,即将这次课改之前的语文教育看作“传统教育”。自然,中国的学校语文教育,已有百年的历史,也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语文教育教学的传统,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

^① 钟启泉:《有效教学的最终标准是学生成长》,《中国教育报》2007年6月16日。



传统语文教育。钟启泉所说的“传统教育”，是20世纪初期以来的教育，是新式的学校语文教育，应该看作“现代教育”。而传统教育，即上述的古代语文教育和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，与现代的学校语文是有重大差异的。

其一，从教学的内容说，传统语文教育是以经典阅读为主的。孔子就已经把《诗》《书》等经典作为教材。荀子说：“学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。”阅读经典，是中国两千多年语文教育的一大特点。汉唐至明清，学童都是要读经的。当然也要学一些其他的读物，如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，往往也让孩子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但这只是读经的准备，并非学习的主要内容。而且，也不是所有的私塾教育都读“三、百、千”。蔡元培就指出，当时“初入塾的幼童，本有两种读书法，其一是先读《诗经》，取其句短而有韵，易于上口。《诗经》读毕，即接读《四书》（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）。其一是先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神童诗》《千家诗》等书，然后读《四书》”^①。邓云乡在《清代八股文》中也说，有的人家教孩子是从《三字经》开始，“也有读书人家，启蒙时不读‘三、百、千’，识一些方块字后，就开始读《四书》”，并举例说，“俞平伯老先生三足岁读书时，就开始读《大学》”^②。

传统语文教育的经典作品，包含丰富的内容，这些经典既是文学作品，又是哲学著作，也是历史著作。因此，传统语文教育不单单是一种语文文字的教育，也是哲学和历史的教育。这也

① 蔡元培：《十年私塾教育》，见《美育人生——蔡元培自传》，第13页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1年。

② 邓云乡：《清代八股文》，第56—57页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。邓云乡（1924—1999），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著有《燕京乡土记》《北京的风土》《红楼风俗谭》《北京四合院》《清代八股文》等。



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特点。

其二,从学习方法看,私塾教育主要是背诵经典,很少讲解。赵元任讲:“从前所谓‘念书’就是念书,先生不一定讲,学生也不一定懂,真是‘读书不求甚解’,可是过了一阵,甚至过了多少年,书里的意义渐渐地明白了。”^①马识途回忆自己读私塾时说:“夫子是不讲课文的,他信奉读熟了自然就明白这条古训,他的任务就是带领我们反复把新课文读几遍,然后就是让我们自己反复朗读,一直读到背得出来了,到夫子面前去背‘新书’……下午一进学堂就温习旧课,把读过的每一本书上指定复习的那一段读得烂熟,然后排班到夫子面前去背‘旧书’。”^②

传统语文教学特别重视背诵。儿童要读“四书五经”,这些都需要背诵下来。对此,邓云乡在《清代八股文》中介绍:“按《四书》白文,《论语》一万二千七百字,《孟子》三万四千六百多字,加‘大、中’约五万字,……这点功夫非在十来岁时打好不可。然后再读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等,自然也都要读熟,而且要背诵。这些熟读的书,为了防止忘记,必须经常温习,尤其是《四书》,更要连本文带朱注,永远烂熟于胸中。随口引用,像说话一样自然。”^③

传统语文的教育教学方法沿用了两千多年,到20世纪初,中国才有了新的语文教学形式,这就是学校语文教学。不过,新

① 赵元任:《语言自传》,见同斌编《清华老讲座及其它[他]》,第104页,华文出版社,2003年。赵元任(1892—1982),常州阳湖人,著名语言学家、哲学家、作曲家。著有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《中国话的文法》《国语留声片课本》等,作歌曲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等,翻译有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等。

② 马识途:《在朦胧中探索》,见邓九平主编《文化名人忆学生时代》(下),第117页,同心出版社,2004年。

③ 邓云乡:《清代八股文》,第56—57页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4年。



式的学校语文教程并没有终结私塾教育。这两种教育方式有一个并行的时期,这就是清末及民国时期。

民国时期私塾仍然大量存在。如在广东,“私塾一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教育机构群体。尽管进入民国以后,政府对私塾一直采取整顿、改良乃至取缔政策,但即便是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里,在许多学校实施了新学制以后,私塾也还大量地存在。1924年3月,广州市教育局曾对私塾进行调查,市内共有男塾636所,女塾129所,学童3万多人,与公私立小学在学人数相当。私塾的大量存在,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,也体现了民众对于新、旧教育的理解与教育界存在着较大的差距”^①。江苏是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,当地就存在大量私塾。张倩如《江苏古代教育生态》一书就描述了这一现象:“自清末废除科举、限制和改造书塾、兴办新式学堂以后,江苏私塾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”^②并具体介绍说:“常熟据宣统元年(1909)常昭劝学所资料,两县境内‘私塾生徒恒数十倍于学校’。民国十五年(1926),全县有私塾106所,生徒1448人。”“清末至民国期间,常州城乡计有私塾280余所,其中农村198所。民国六年(1917),城区在校小学生4849人,其中私塾生3422人,占入学人数的70%。民国二十五年(1936),武进县计有私塾1500余所,为小学数的4倍。”^③“丹徒全县民国四年(1915)小学仅有70余所,不及私塾的十分之一……至民国九年(1920)9月,取缔私塾规程已颁布多年,但丹徒城厢学区学龄儿童总数2128

① 陈东原:《中国教育史》,第61页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76年。

② 张倩如:《江苏古代教育生态》,第222页,凤凰出版传媒集团·凤凰出版社,2005年。

③ 张倩如:《江苏古代教育生态》,第223页,凤凰出版传媒集团·凤凰出版社,2005年。



人,入小学的仅 414 人,占总数的 19%,而就读于私塾的达 794 人,占总人数的 37%。”^①1927 年,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担任南京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课长,而当时“儿童接受学校正规教育还没有蔚然成风,私塾教育依然兴盛,南京市接受私塾教育的儿童是小学入学儿童人数的 4 倍”^②。

这是南京的情况,另一些大城市也是这样。程千帆说道:“20 世纪 20 年代,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市,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,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的人家也不多,所以私塾也还不少。”^③城市是这样,乡村更是如此。文艺理论家敏泽讲自己受教育的经历时说:“我出生于 1927 年……我早年开始受教育时所上的小学,并非现在的小学,而是传统的私塾。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,我们的县城位于陇海路上,也不算太偏僻,但当时除了县城内已经有了小学外,乡村的教育仍然普遍是私塾。”^④

① 张倩如:《江苏古代教育生态》,第 224 页,凤凰出版传媒集团·凤凰出版社,2005 年。

② 赵娟:《为人民服务 为儿童尽瘁——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》,见张宪文主编《民国南京学术人物传》,第 319 页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5 年。

③ 程千帆:《有恒斋求学记》,见王丽编《名家谈语文学学习》,第 8 页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 年。程千帆(1913—2000),古代文史学家、教育家。1928 年入金陵中学,1936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。历任金陵中学、金陵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教职。1978 年任南京大学教授。程千帆在校雠学、历史学、古代文学、古代文学批评领域有着杰出的成就,代表著作有《校雠广义》《史通笺记》《文论十笺》《程氏汉语文学通史》《两宋文学史》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》《闲堂文藪》《古诗考索》《被开拓的诗世界》等。

④ 敏泽:《私塾教育与我》,见王丽编《我们怎样学语文》,第 46 页,作家出版社,2002 年。敏泽(1927—2004),文艺理论家、美学家、评论家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》(上下卷)、《中国美学思想史》(三卷)。

民国时期,有一些学校教育虽是新式的,但具有过渡的性质,仍带有私塾教育的某些特点。杨功亮讲:“清末民初,有一些学校的语文教学,仍然采取私塾式的教学方式。”“这种半新半旧的小学,等于变相的家塾,也可以说是由私塾到新式学校转变的过渡形式。学校虽采用班级制而仍用私塾式的个别教学。教学的方法仍是背诵式与讲述式。经书国文不仅要背诵而且要‘回讲’。每星期作文一篇,每天写大字一张,小字半张,点阅《纲鉴易知录》两页。这种日常工作与在私塾时并无差异。”^①作家杜宣说:“我是六岁发蒙的。进的是县办的国民小学,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学校,一方面读我国传统的发蒙课本《三字经》,一方面又读《共和国国文教科书》第一册。与其说是学校,还不如说是私塾更恰当一些。”^②徐开垒也有类似的经历,他回忆说:“我九岁进宁波翰香小学读三年级。那时已是30年代初期,旧式私塾早已没有了,翰香小学虽是宁波一家颇具规模的私立小学,却仍保持着《弟子规》等私塾课本的传统。”^③

传统语文教育从先秦开始,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其中,儿童学习的是内容丰富的经典,而学习的方法却非常简单,因此传统语文具有高质高效的特点。清末及民国时期许多杰出的学者,都在私塾中接受过高质量的教育。如刘师培八岁开始学

① 杨功亮:《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》,第12页,黄山书社,2008年。

② 杜宣:《惜分阴——谈我的一点浅陋的学习经验》,见浙江日报编辑部编《学人谈治学》,第335页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2年。杜宣(1914—2004),江西九江人,剧作家、散文家、诗人。

③ 徐开垒:《难以忘怀的师教》,见邓九平主编《文化名人忆学生时代》(下),第260页,同心出版社,2004年。徐开垒(1922—2012),浙江宁波人,著有作品《写作趣味》《文知集》《美丽的上海》《芝巷村的人们》《徐开垒散文选》《巴金传》《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》《家在文缘村——徐开垒散文自选集》等。



《周易》辨卦,十二岁读完“四书五经”。钱玄同八岁时能背诵《说文》部首,初习反切四声,九岁时读完“五经”。缪钺五六岁时开始认字,七八岁时,从外祖父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朱光潜童年时在家里接受教育,从七岁到十五岁,读完《尚书》《左传》,背诵了大半《诗经》和《古文观止》。张舜徽自七岁发蒙,其父以王筠的《文字蒙求》为课本,稍长即读《说文解字》,读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、王筠的《说文解字句读》。霍松林三岁起随其父认字读书,十二岁前已熟读“四书五经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许多学者回忆私塾教育之时,对这种教育形式有很高的评价。建筑学家陈从周讲,自己儿时背诵过的《幼学琼林》,就对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敏泽甚至说:“五年私塾教育便是我最早接受的,并且给我终生留下的难以磨灭影响的语文和文化教育。这五年私塾所学到的东西,说实在的,比后来的正规大学中文系四年所学的东西都要多。”^①

我们不能不承认,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在人才培养、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就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这些经验不应被忽视。

^① 敏泽:《私塾教育与我》,见王丽编《名家谈语文学》,第41—42页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年。



第一章 学『文』



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

——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